

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 ——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余压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成果
贵州大学自然科技出版基金项目

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 ——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余压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生态博物馆的探索/余压芳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608-4661-3

I. ①景… II. ①余… III. ①聚落地理—研究

—西南地区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633号

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著 作 余压芳

出版策划 萧霏霏(xff66@yahoo.com.cn)

责任编辑 陈立群(clq8384@126.com)

视觉策划 育德文传

装帧设计 昭 阳

电脑制作 宋 玲 唐 斌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出 品 支文军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发 行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规格 185mm×214mm 176面

字 数 23400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661-3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一、问题的缘起	3
1. 困惑——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问题	3
2. 限定——西南地域文化格局对传统聚落的影响	6
3. 探索——生态博物馆理论与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保护实践的对接	8
二、基本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8
1. 基本研究思路	8
2. 分析框架	10
第二章 生态博物馆思想体系与实践发展	11
一、生态博物馆名称、定义与诠释	13
1.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词义辨析	13
2. 生态博物馆的定义与演变	13
二、生态博物馆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哲学渊源	15
1. 博物馆与环境	15
2. 博物馆与社区	19

3. 新博物馆运动的发展	21
4. 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产生	23
三、生态博物馆的成长历程及各国实践	23
1. 法国生态博物馆：缘起	23
2. 欧洲生态博物馆：新观念的继续成长	27
3. 生态博物馆的世界范围传播	32
4. 小 结	36
第三章 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成因、构成与价值取向	37
一、中国的乡村城市化与乡村景观化问题	39
1. 乡村城市化	39
2. 乡村景观化	40
3. 乡村城市化与乡村景观化的关系	42
二、西南地域文化格局对当地传统聚落的影响及表象	43
1. 自然地理环境	43
2. 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	49
3. 传统文化势位	50
4. 后工业时期的现实处境分析	53
三、西南传统聚落的景观构成	53
1. 固定特征景观因素	54
2. 半固定特征景观因素	57
3. 非固定特征因素	59
四、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价值取向	60
1. 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价值取向构成	61
2. 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	63

3. 小 结	66
第四章 西南村寨型生态博物馆景观历时性变迁的实例研究	67
一、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历时性比较结果与分析	69
1. 梭戛“箐苗”社区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沿革	69
2. 梭戛苗寨景观的主要特征分析	70
3. 梭戛箐苗社区的保护发展历程	86
4. 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前后的景观变化(1995~2009)——以陇戛寨为例	92
5. 景观的历时性变化与梭戛生态博物馆保护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104
二、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历时性比较结果与分析	109
1. 镇山村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沿革	109
2. 镇山村景观的主要特征分析	110
3. 镇山村的保护与发展历程	117
4. 镇山生态博物馆建成前后的景观变化(1994~2009)	124
5. 镇山村村寨保护、旅游发展与景观变化的相关分析结果	127
6. 小结:景观变迁的综合分析	131
第五章 促进西南传统聚落型生态博物馆的景观保护途径探讨	135
一、由现象所引发的对几组关系的思考	137
1. 生态博物馆与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体系的关系	137
2. 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机制与我国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关系	139
3. 生态博物馆的多元使用主体价值取向的主次关系	139
4. 生态博物馆中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140
二、生态博物馆景观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参考体系	141
1. 以原住民为中心的多元主体价值取向的平衡	141
2. 聚落景观的动态演变与景观功能的合理转换	144

三、促进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外力整合途径	146
1.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	146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国策	146
3. 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	147
四、生态博物馆专有工作模式的推进途径	148
1. 文化记忆和传承工程的成果巩固与转化利用	148
2. 建立健全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运行机制	148
结束语：以过程为基础	151
参考文献	153
插图索引	160
表格索引	163
后 记	164

一、问题的缘起

1. 困惑——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问题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打破了一如既往的人类聚居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村寨、村镇等聚落景观由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缺少与外界的各种信息联系,形成了特有的封闭发展现象,并以滞后的村寨形态和孤岛型文化为表征,与周边地区比较,显现出空间形态、生活方式、文化信仰等方面的时代差异性^①,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浓郁的民俗风情,都真实记载着乡村聚落发展的历史信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具有传统风貌的乡村社区的文化、景观价值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文献中对其称法不一,包括传统聚落、历史聚落、历史文化村寨、乡村聚落、古村落、民族文化村寨、自然村寨等。为了行文规范,本书中统一采用“传统聚落”(Historic Village)一词,指代具有传统风貌和乡土特色的村落、村寨。

(1)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传统聚落的关注历程

国际上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在保护对象方面,经历了从“单一器物—建筑单体—建筑群体—历史地段—整体环境”的扩展过程;在保护范围上,经历了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过程;在保护方式上,则表现出从“收藏展示—就地保护—原真性保护—功能动态保护”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对传统聚落文化的保护关注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探索过程,并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起草和通过的一系列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法律文件中,一系列关于或涉及历史小城镇、古村落保护的国际宪章建议,对保护的理论、原则及方法进行了相应规定。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遗产保护已成为城乡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主流思潮,由保护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发展到保护各种作为社会、文化见证的历史建筑与环境,进而保护与人们当前生活休戚相关的历史街区乃至整个历史城镇。由保护物质发展到非物质形态的城镇传统文化等更广泛的保护领域。从保护对象看,过去只有杰出的、在历史上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物古迹、代表性作品及名人故居等优秀历史遗产才考虑保护。现在,许多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一般建筑物、各历史时期的构筑物、社会发展的见证实物及无形文化遗产等,都列入保护

^①余压芳.自然村寨景观的价值取向及其保护利用研究[J].中国园林,2006(1): 66~68.

①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方法[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132~133.
②李善峰. 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J]. 民俗研究, 2004(3): 25~39.

对象。从保护范围看, 保护已不再限于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本身, 而是扩大到周边环境和自然环境, 从单一的文化艺术作品扩大到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街区、历史城镇和村落, 也就是说从点的保护扩大到历史地段乃至城市、村镇整体历史环境的保护。在保护的深度方面, 过去对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和历史城镇的保护, 注重物质实体方面, 而现在除了实体环境外, 已开始保护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典型社会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 保护和发掘构成城镇精神文明的、更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 从单体的保护演进到对自然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进行综合性保护。在保护方法和手段上, 亦由过去单纯的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 采用各种技术手段, 进行调查、鉴定、保护、展示、开发、利用, 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从建筑师、规划师、文物专家的技术行为转变成为一个市民参与的过程, 这是因为历史保护不只是技术问题, 还牵涉到社区居民的意识问题, 保护工作由少数专家的呼吁, 演变成为全体民众参与的保护运动^①。

(2) 我国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发展历程

村落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要内容, 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村落占据绝对多数, 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②。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聚落所具有的时代差异性, 将其和其他许许多多顺应乡村城市化发展大流的村落空间区别开来, 其显著的时代差异性、渐趋稀少性、文化独特性等正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我国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从地方保护、列入相应级别文物保护单位、登录世界文化遗产, 直至历史文化名镇(村)制度的建立健全过程, 并受到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直接影响。

1986年, 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 首次提出对“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 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予以保护”, 拉开了我国传统聚落保护的序幕, 地方政府对于村镇保护的积极性逐渐提高, 传统聚落开始被各级地方政府定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如皖南古村落(宏村、西递)、江南古镇(周庄、同里)、西南民族村寨(镇山、桃坪)。在1988年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开始出现了村镇, 分别是大屯土司庄园、丁村民宅、潜口民宅和牟氏庄园; 1996年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新增了诸葛、长乐村民居和蒲壮所城两处居住群落和村落; 2001年第五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新增了俞源村古建筑群、斯氏古民居建筑群、白崖寨、呈坎村古建筑群、宏村古建筑群、西递村古建筑群、查济古建筑群和赵家堡—诒安堡等20个左右完整的村寨和居住群落；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新增了张壁古堡、汾城古建筑群、碛口古建筑群、湘峪古堡、郭壁村古建筑群、窦庄古建筑群、郭峪村古建筑群、师家沟古建筑群和芙蓉村古建筑群等超过30个完整的村寨和居民群落。

200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次将传统聚落保护纳入法制轨道，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决定在全国选择一些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村)，分期分批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并于同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的10个镇及12个村，首次明确了以立法的形式保护传统聚落；2005年9月，公布了第二批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的34个镇及24个村；2007年5月公布了列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的41个镇及36个村；2008年10月公布了第四批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的58个镇及36个村。2010年12月公布了第五批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的38个镇及61个村。到目前为止，累计已有181个镇及169个村被列入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的确立为标志，我国传统聚落的保护工作逐渐归口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进的纵向指导保护体系中，并在申报、审批程序和保护方式上借鉴了有关历史文化名城的成熟经验，综合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名城、名镇、名村的梯级保护政策。历史文化名镇(村)制度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在保护范围和对象上的延伸和扩展，在保护方法上借鉴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策略，并以明确保护的责任为中心，着重于对编制保护规划的重视、对保护对象的跟踪监督、对经营权的控制等方面。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高涨，我国于1991年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开始登记申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安徽省黟县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以其保存良好的传统风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4年8月，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2006年2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公布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无形文化遗产的关注也给传统聚落的保护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有关民俗文化的部分。

①赵勇、张捷、章锦河.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研究[J].人文地理, 2005(1): 68~74.

②何景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 2003(1): 76~80.

③王晓阳、赵之枫.传统乡土聚落的旅游转型[J].建筑学报, 2001(9): 8~12.

总之,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的传统聚落遗产保护从起步到发展,并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政策和机制,然而客观分析表明: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相对弱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无形文化的保护相对弱于有形文化的保护,历史环境的保护相对弱于历史建筑的保护,这三个“相对弱于”是我国乡土聚落文化遗产保护的软肋,也是我国与国外遗产保护的差距^①。

(3) 经济发展与传统聚落景观保护的矛盾现状

随着近20年来城市化与经济迅速发展,传统聚落的景观具有较大的旅游吸引力,人们在闲暇时间更愿意回归大自然,体验乡村风情。这个阶段在发达国家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由于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发展,改善了乡村的通达性,欧洲阿尔卑斯山区和美国、加拿大落基山区成为世界上早期的乡村旅游地区^②。在我国,大众化的乡村旅游行为兴起于199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省份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或后续支柱产业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源来自各地区遗存的古村落、古镇等传统聚落。由景观品质本身所决定的这类景观与城市人群之间的旅游供需关系,以及传统聚落普遍存在的经济落后现状,使得这类景观面临旅游发展的必然转型。

从理论上讲,把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应该能促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通过传播文化精神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品位,还可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③。但就已发生的旅游活动看,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端倪:第一,传统聚落从单纯的居住场所向兼具旅游功能的综合场所扩展的同时,景观要素、结构及空间形态都会发生一定变化;第二,当游客将外来文化播散到目的地时,必将对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造成一定冲击,从而影响传统聚落生活的各个层面,为当地文化变迁提供一条重要途径,进而引发思想、行为和语言的变化。变化结果会从有形景观形态和无形景观形态两方面,直接影响景观品质,并导致景观品质变化。因此,旅游业发展必然与景观保护形成一定的矛盾。

2. 限定——西南地域文化格局对传统聚落的影响

(1) 大分散、小聚集——地理空间的限定

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及重庆市,是一个跨行政辖区、跨越多个民族聚居区的地理区域。中国西南既是地理概念,又是历史概念。作为地理概念,“西南”指一个特定的地域,一个同时含有行政区

与文化两层意义的空间。而作为历史概念,它又意味着在一个漫长的、间断与连续相交替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变化。

西南地区因海拔高低不同,形成了垂直相异的气候分布和生态分布;由于整个地域空间的大切割,形成了典型的山地空间,由此形成特有的居住形态类型,山地村寨聚落也是西南地域空间最普遍的现象存在,村寨间客观存在着“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①。山区地形地貌同时也遏制了地域经济走向一体化及全域性的集团化和规模化,因而至今在西南地区许多地方尚保存着各民族因生境不同而各异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各异的经济文化格局,一方面维持了生产生活与自然生境间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另一方面却因各行其是,相对封闭而长期维持在保证生存需要的低水平上,无法形成集约力量,无法产生较多剩余价值,以提高整体开发的代偿力^②。在传统聚落景观转型发展的特定阶段,地理分布会从正反两方面形成影响和限定。

(2) 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限定

在西南地区,以血缘为纽带的族类聚居点千百年来总是相对稳定在某一经过自然选择的点,这些聚居点有一定的自然空间尺度,能承载一定容量的人类群体,自然生态能提供自给自足的资源,即便很少与外界发生能量交换,也能保证生存的基本要求。这种极端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状态,尽管对解决人类同敌对的、或多或少可预测的环境如何协调的问题是有利的,但当传统经验无法解释的某些因素一旦打破这种既定均衡时,自给自足就变成了明显弊病^③。文化强弱与聚落中心性的强弱正相关,文化越成熟的群体,其聚落的中心性越强,反之亦然。所以,对于那些散落在西南山区的传统聚落,旅游冲击无疑就是典型的“传统经验无法解释”的影响因素。

一方面,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从系统内部放大了外界影响因素的冲击力,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本身就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④;在聚落转型发展过程中,“自给自足”究竟何去何从,如何与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交接,都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去向。

(3) 宗族聚居——文化制度的限定

相对而言,“家族系统”的权力在传统聚落中显得更为具体和有力,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共同的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在内部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

①戴志中,杨宇振.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88.

②毛刚.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聚落与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36.

③[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2.

④格罗赛在《艺术的起源》中阐述: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而它本身,除了地理、气候两条条件的支配外,却很少受到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枝生出来的,乃是说它们虽然各有独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这个因子的巨大影响。参见[德]格罗赛.艺术的起源[M].蔡梦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

①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3~29.

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从基质构成上宗族聚落有几个特点: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①。这些特性构成了西南地域传统聚落中形而上的重要文化特性,同时,在聚落转型发展过程中,外来的任何冲击因素和保护措施首先和村寨内部的宗族权力进行或明或暗的较量和融合。而血缘性、等级性、封闭性都会给相应的保护工作带来相对难度和限定。

3. 探索——生态博物馆理论与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保护实践的对接

1970年代以来,新博物馆运动思想所提倡的一系列改革思潮影响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新理念,生态博物馆思想和实践的产生就是这种思潮的重要产物和例证。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次大会上,“生态博物馆(Ecomuseum)”一词被提出并获得广泛认同,紧接着实践于法国的工业弃置地,于1971~1973年建立了首个有实质意义的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特索(Le Creusot-Montceau)矿区生态博物馆。后来逐渐扩展应用到自然景观、乡村聚落、民间工艺、动植物保护区等领域,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实践也逐渐遍及全世界,目前世界各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超过300座。

中国于1998年建成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之后的十多年间分别在贵州、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地建成十多座生态博物馆,建设地点基本都是社会和经济处于封闭的前工业化的古老村寨和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聚落。其中80%分布在西南地区,它们同时也是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试验性项目,其建设和管理过程集中了我国遗产保护的三大力量:博物馆学术界、文物保护单位职能部门和国际合作力量。在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下,一方面,实施了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文化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也同时实施了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对传统聚落的常规保护措施。所以,生态博物馆项目的产生与发展既反映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我国传统聚落遗产保护中的实施效应,同时也折射出我国西南地区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历程,目前正面临来自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双重挑战,迫切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理论研究作为后续发展的理论指导。

二、基本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1. 基本研究思路

本书针对我国西南传统聚落中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从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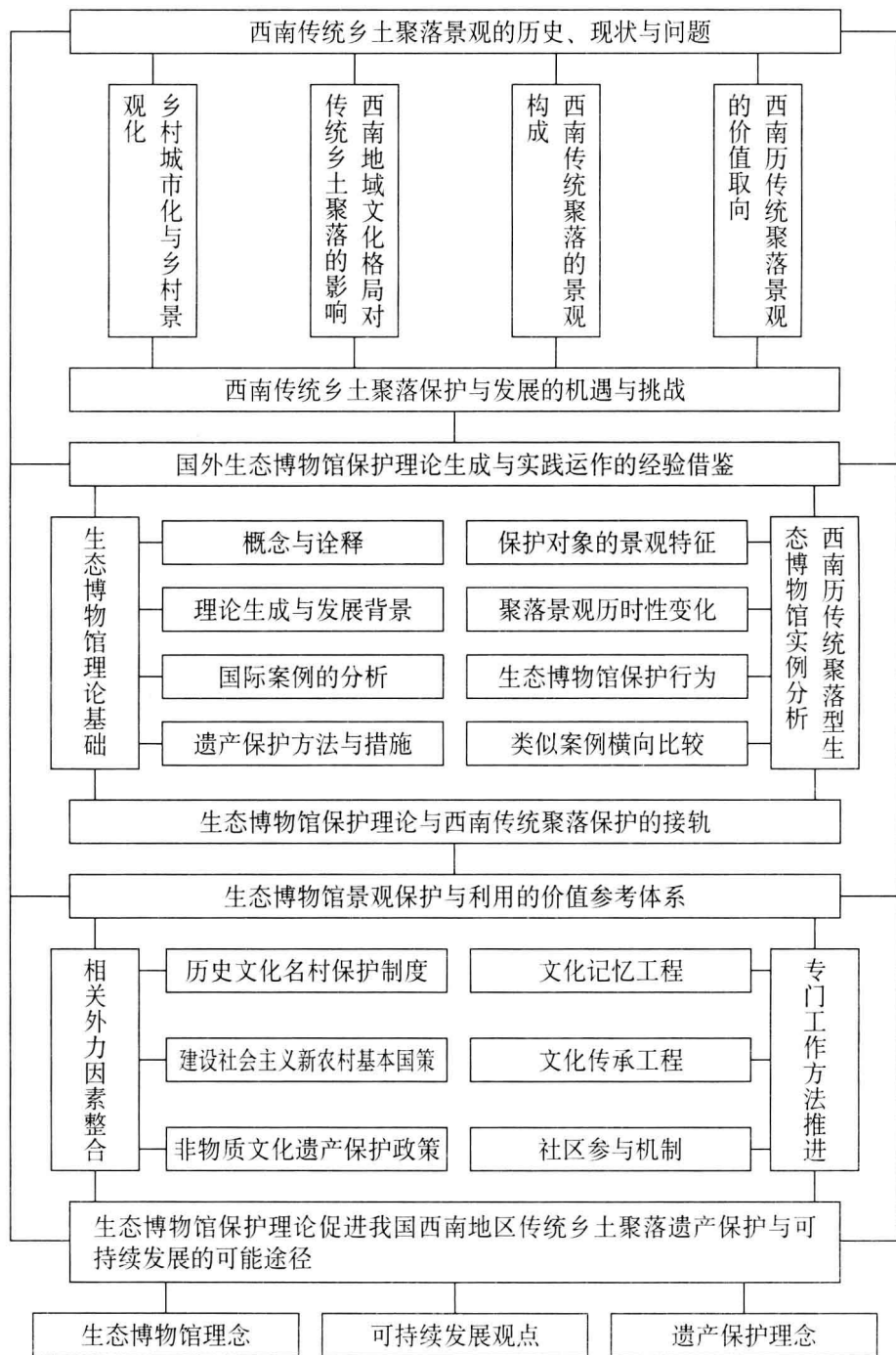


图1-2-1 生态博物馆与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保护研究框架

借鉴角度总结分析国外生态博物馆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另一方面以聚落景观要素的分类阐释(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半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和非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及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西南传统聚落景观所面临的遗产保护与旅游转型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景观的历时性变化为调研线索,进行实例比较研究,包括对梭戛、镇山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历时性景观变迁与保护行为的相关分析,以探讨生态博物馆保护理论在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保护中的应用前景和存在问题,探索生态博物馆理论促进我国西南传统聚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和可能途径。

2. 分析框架

图1-2-1为本书的总体分析框架。本书第一章“导言”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第二章“生态博物馆思想体系与实践发展”通过对生态博物馆概念与诠释、产生背景与哲学渊源,以及世界各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概况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清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思想体系脉络,为正确认识这一试验型遗产保护理念提供基础信息。第三章“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成因、构成与价值取向”立足我国乡村城市化与乡村景观化的基础问题,以景观特征因素的分类阐释和使用主体价值取向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西南传统聚落的价值提升与退化危机的现状和趋势,从景观变迁角度分析传统聚落景观面临旅游转型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第四章“西南村寨型生态博物馆景观历时性变迁的实例研究”从历时性的景观变迁角度分析两个聚落保护案例,通过对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和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保护行为与景观变迁的相关性分析,以客观认识生态博物馆保护理念在我国西南地区传统聚落景观保护效力与存在问题。第五章“促进西南传统聚落型生态博物馆的景观保护途径探讨”从景观保护的价值参考体系入手,通过分析西南传统聚落中客观存在的功能转换趋势及相关敏感问题,探讨综合解决生态博物馆文化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的可能途径。整个研究框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遗产保护理念和生态博物馆理念基础上,试图以过程为基础,探讨西南传统聚落景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博物馆之路。